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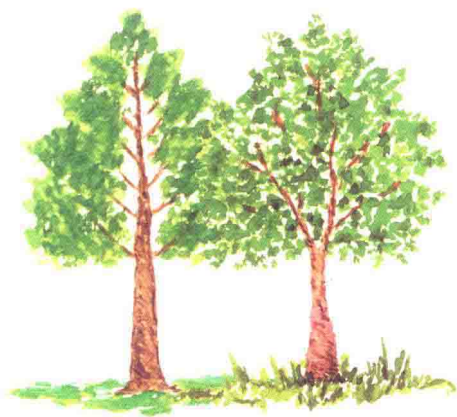


流年紀
心晴坊
心理勵志

南 方 有 乔 木 ， 时 有 婳 树

南方 有乔木

小狐濡尾·著



有一种恋人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

年少时走过漫长的高速，
此刻要携理想和荣誉一起，
与对方并肩而立。

高智商+高情商

甜宠口碑力作

附 赠 独 家 万 字 番 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

南方 有乔木

小狐濡尾·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方有乔木 / 小狐濡尾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90-0411-8

I. ①南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8705号

南方有乔木

作 者: 小狐濡尾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张 山

责任编辑: 王 萌 周 欣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2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230千字 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: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411-8

定 价: 28.00元





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还有人歌颂这样的爱情吗？

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；

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。

仿佛永远分离，

却又终身相依。

这才是伟大的爱情，

坚贞就在这里：

爱——

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

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

足下的土地。

南有乔木，时有樾树。

谨以此文，送给所有忠贞不渝的爱人。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平安夜的谎言 / 001
- 第二章 放肆欣赏 / 015
- 第三章 一生只做一件事 / 032
- 第四章 如果这是爱情的话 / 054
- 第五章 南乔的晚安 / 067
- 第六章 地铁、吻和阿尔山 / 085
- 第七章 他真的很贪婪 / 104
- 第八章 狠心 / 122
- 第九章 爱情是两条平行线 / 136
- 第十章 他的选择 / 150
- 第十一章 你眼中，曙光的火焰瞋斗 / 171
- 第十二章 我成就你，也毁灭你 / 192
- 第十三章 彻底告别吧，那十年 / 207
- 第十四章 我的灰姑娘 / 229
- 第十五章 盛放 / 244
- 番外一 生生不息 / 262
- 番外二 双木成林 / 267
- 番外三 三木为森 / 272
- 番外四 天长地久 / 280
- 番外五 爱是永不止息 / 288
- 番外六 碎片 / 292



第一章 平安夜的谎言

南乔低头看了眼左腕上的手环：17点43分24秒。
距离常剑雄与她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24秒。
但常剑雄还没有出现。这让南乔不免皱起了眉。

自从南乔十六岁被送到德国去念书，她和常剑雄就很少再见面。算到现在，十年有余。前段时间常剑雄给她发来一封邮件，告知他在西藏五年的服役期已经结束，最终选择转业到他父亲的武装押运公司工作。

南乔不喜欢社交，甚至是厌恶。哪怕是这种单独的会面，于她而言都是莫大的压力。好在常剑雄并不算外人。他来到北京，约她会面，她没有拒绝。

世贸天阶这个地方是常剑雄选的，南乔在北京三年，却从来没有来过国贸CBD这片地区——尽管她的未婚夫周然就在国贸大楼工作。

现在，她在高大的天幕之下茫然四顾，天色黯淡下来，大风卷起地上干燥的雪粒子往她裸露的脖子里面灌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笼在身上的大棉袄的领子扣上了。

南乔看了眼手机，开始有些焦虑没有存常剑雄的号码。

临近平安夜，世贸天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旁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妈妈，你看那个大姐姐，用的还是诺基亚！”

南乔：“……”

她不知道是应该欣慰那小孩叫她大姐姐，还是惆怅被嘲笑用的手机太过时。

年轻时尚的妈妈责备地拍了小孩一下，向南乔投来歉意的目光。

的确，在这个智能手机流行的年代，还在用诺基亚3120的她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。

但倘若有人能注意到她左腕上的手环，就会知道这个高挑秀长的年轻女人，绝不是什么老古董，反而是科技圈里走在最前面的极客。

南乔下意识地摁亮了手机屏幕，屏幕上干干净净的，并没有周然的消息。

平安夜，周然同她说要加班。

她知道周然所在的那种国际大投行，一周上百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常有的事，平安夜加班，并不足为奇。更何况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两人便爽快地达成协议。

她这手机，还是周然七年前开始追她的时候买的，至今，上面也只有周然一个人的号码。

她懒，平时都极少解锁屏幕，要联系周然时，按下紧急联系人就拨过去了。

常剑雄还没有来。

南乔甩了棉衣的大帽，在高耸的大理石柱下踱步，忽然前方一辆幻影黑的A8疾驰而来，挟着雪风一个漂亮的刹车，在禁行线前面停下。

南乔微微吃了一惊——

不只是这明利潇洒的刹车声她无比熟悉，甚至连那车，那车牌号，都是她再熟悉不过的。

周然？

走下车的男子英俊、轩昂，有着迷人的温柔微笑。

只是这时候，这笑容并非因为看到了她。

南乔站在大理石柱后面，看着周然走到了车的另一边。她本来就因为寒冷而苍白的脸色，变得更是惨淡。

周然拉开另一边的车门，双手捂着一个打扮清纯的女孩儿的双眼，将她从车上带了下来。

这女孩儿穿一件粉白色的大衣，樱色唇蜜，浑身的青春气息汪洋恣肆。

被周然从背后紧拥着，捂了眼，她用手去掰周然的手，咯咯咯笑个不停：“你干吗！好讨厌啦！”

周然按住女孩儿在他怀中亲昵的扭动，嘴唇在她耳边低低地念：

“十，九，八，七……”

“四，三，二，一。”

南乔低低地接住，静静地看着人来人往的天阶。

“一”的嘴唇尚未合上，周然放开女孩的双眼——

一刹那之间，天阶两侧的火树银花由进而远次第绽放，天幕唰地魔幻般开启。

《Christmas is All Around》的前奏响起来了，天幕底下，原本散漫着走来走去的行人，仿佛突然之间被音乐唤醒了灵魂，面对着周然和女孩，整整齐

齐地，一起歌唱舞蹈。

I feel it in my fingers, I feel it in my toes,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me,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……

就像圣诞电影《真爱至上》中老Billy那样的欢歌热舞。这一出快闪，将整个世贸天阶的节日气氛都带动起来了。天幕上不断闪现着飘舞的雪花，挂满了礼物的圣诞树，圣诞老人的雪橇和驯鹿……

被震惊到的路人纷纷驻足，咔嚓咔嚓地不停拍照。最为惊喜的，自然是那女孩儿。南乔注视着她，看着她眼中从惊讶喜悦，逐渐变为崇拜爱恋，转过身来双手环抱住周然的脖子，脸上都是满得都要溢出来的柔情蜜意。

然后他们接吻了。

南乔不用想，都知道周然在女孩耳边呢喃的话语——

“……You know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. My mind'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feel. There's no beginning, there'll be no end...”

南乔有些想笑，好多年前，周然向她表白的那一晚，与今夜如出一辙。

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这一招还没用老。

现在年轻的女孩子，仍然吃这一套。

南乔觉得心底有一种黑暗的、腐朽的情绪在蔓延。她听到了“哐啷”一声，那是潘多拉魔盒打开的声音。

她嗅到了腥味，那是嫉妒、愤怒，夹杂着仇恨的味道。

这些味道于她而言是陌生的。她将近二十七年的生命中，并不曾强烈地感受到过这些情绪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。

女人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就是爱人眼中的唯一。

于是最令女人心碎的，莫过于亲眼看到爱人将对自己做过的事情，复制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

如果爱也可以复制，那还能叫爱么？

如果这一份亲密，并不是他与她所独享，那么她也不过是他玩过的众多女人之一。

南乔是一个很冷感的女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并不具有这些复杂的情绪。

这是人性，与生俱来，根植于每一个女人的人格之中。

南乔还不是神仙，也不是圣母，见到自己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男人和别的女人亲在一起时，也会怒不可遏。

她清楚地感觉到这份愤怒正在试图改变她，要把她变成一个她所不想成为的人，一个扭曲的、丑陋的、哭泣不止的、当街破口大骂扭打纠缠的泼妇。

她只要一想到就不寒而栗。

于是南乔选择了匆匆走开。

雪下了起来。人们都在欢呼。

是啊，多好的平安夜啊，应该颂唱弥撒的平安夜，应该彼此祝福和亲吻的平安夜。

南乔摘掉了棉衣的帽子，解开了颈上的扣子。她里边仍如其他三季一样，穿着简单到极点的白衬衣，和一条单牛仔裤。只是冬天，踩了一双又软又旧的雪地靴。

这样单薄的穿着让她清醒克制。她拿出手机，给周然打电话。

透过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她还是能看到周然和那女孩拥抱着在一起。

她拨了三遍周然才接。

“喂。”

“周然。”

“嗯？”

南乔凝息，没有说话。她靠在世贸天阶一个偏僻的阴暗处，风声呼啸过耳。

周然反应过来了一些，将女孩儿推开了一点距离，用手按住了话筒避开周围嘈杂的人声，声音开始变得温柔。

“小乔，我在外面和同事吃饭呢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南乔冷漠地遥望周然，淡淡地说。

“哦。”

周然“哦”了一声，南乔远远地，都能依稀分辨出他脸上堆砌出来的笑。那女孩嘟着嘴，不耐烦地扯着他的衣角，被周然竖起一指在嘴唇前，示意她安静点。女孩不高兴，将冰冷的手扣上他的脖子。

周然猝不及防，被冰得“唔”了一声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南乔问。

“……没事，刚才有个同事跟我开玩笑，被可乐罐冰了一下。”他温存地笑着，“我等会儿还要回公司加班，今晚到家可能会晚点。你也别在公司耗太久，外面下雪了，冷。”

“哦。”南乔说。停了一下，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“周然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分手吧。”

“……”周然被吓了一跳，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，确定南乔还没有挂机，又放回耳边，急躁地说，“小乔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分手。”南乔简单明了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呵！”周然有点痛苦地喘息了一下，“开什么玩笑？”他神色凝重起来。那女孩愈发地不耐烦，撅嘴、跺脚也引起不了他的注意，便生气地撒手要走，被周然一把抓住手腕拉了回来，安抚似的把她毛茸茸的头扣在怀里，女孩这才乖乖地抱住他的腰，窝着不动了。

周然还在和她开玩笑：“小乔——你不是小乔是吧？”他故作轻松地笑着，“是不是欧阳绮？又拿我小乔的手机玩？”

风呼呼地吹着，这一片冷僻的十米开外，一片欢腾气象，人声鼎沸。

周然似乎从手机里听到了什么，推开怀中的女孩，四面张望，郑重问道：“小乔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你轻点推。”南乔冷冷地说。

北京雪落得很快，落到地上也不会化。雪粒不像南方的雪那般娇艳缠绵，干爽粗粝，像西域的黄沙。不多会儿，地上夹着之前零落的旧雪，已经积起了白白的一层。

巨大的LED天幕上光线变幻，将世贸天阶变成了一个大舞台。而舞台之后的僻静处，就愈显出远离繁华的萧条。

周然来到一尊希腊神话的石雕下站定，脸色不太好。女孩有些不自在，想走，那种不甘心又继而演化成一种恶意的示威，于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周然。

她叫夏菁，今年刚毕业，拿到了周然所在的这个国际投资银行在大陆发的唯二的两个offer之一。能进入到这种象征着地位和财富的公司的，自然都是被刻意挑选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学生。

更何况，她还长得这么漂亮，有什么理由不去征服她想要征服的一切，包括男人？离开学校，她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她恰好被分到周然主管的行业组工作。周然有种天然的明星气质，长得是数一数二的英俊倜傥不说，穿着打扮都极具潮流品位。芳心暗许的女职员自然无数，据说只要他出马，没有拿不下的女客户。

但夏菁一进来，就被同校的前辈暗中提点，说周然是个VIP，动不得。她自然好奇。再问，被告知周然能坐上行里最年轻的VP，靠的是家里有背景，女朋友家世也不错，据说还挺神秘。

这愈发激起了她的征服欲。她注意到周然从来不提起他的女朋友，工作之余，也是在外面玩得比较多。她于是判断周然和他的女朋友之间，有机可乘。

她成功了。

周然这样一个男朋友，能够满足一切属于女人的虚荣心。她享受周然的

温柔体贴，甚至对他产生一种想要长相厮守的幻想，知道这时候这个“女朋友”头一回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周然的手机上，才将她从梦幻中拽出来。

但夏菁心中仍对这个女人不屑一顾——无论如何，她才是这场感情战争的胜利者，而那个女人家世好又如何？家世好的女人，大多漂亮不到哪里去，更何况那女人的年纪还比她大。

所谓女人间的战争，比的不就是美貌和男人的宠爱么？

但她看见那个女人从高大建筑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，忽然觉得一切似乎在她意料之中，却又一切都在她意料之外。

南乔穿着一件浅军绿色的大棉衣，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，也没有扣扣子，敞着里面淡黄的内绒，和白色的长款衬衣。一双腿笔直修长，竟然是标准的九头身。

她是典型的南方人相貌，长眉乌目，黑发白肤，是淡然大气的漂亮。

但她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气质，像是冷淡，可她注视着你的时候，你分明能感到逼人的灼热。

夏菁盯着南乔很久，确信南乔身上的冷淡，并不是真正的冷淡，而是一种不在意——当南乔的目光离开她的时候，她几乎能够确信，南乔已经把她忘了。

“小乔，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不会撒谎骗你。但这都是逢场作戏，你在我心里面仍然是唯一一个，永不改变。”

周然双目注视着南乔，郑重其事地说。他说得赤裸裸的，丝毫不忌讳夏菁在场。

夏菁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是她没办法发作。她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她的自信和野心，有相当大程度倚仗现在的这份工作，以及所谓的周然的爱。

然而这两样东西，都被周然控制在手里。

如果一个女人的自尊和虚荣，都仰仗男人的施舍，那么她本来就已经输了。

但南乔不一样。

南乔身高一米七五，站在一米八的周然面前，并没有半点输了气势。反而因为她身上那种略带木讷的淡漠，让心虚的周然好像矮了一头。

南乔并没有搭理周然的解释。她似乎想起来了什么，从棉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又褪了中指上的铂金戒指套在钥匙上，抛给了周然。

“麻烦告诉周叔，下个月婚礼和蜜月取消，我不会出现。”

“南乔！”

南乔不喜欢电话和短信这些沟通方式。她一向认为有矛盾就应该面对面

解决。现在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了，她就不认为和周然还有任何的联系，于是也就没有再多说一句话的必要。

周然也生气了。三两步拦在南乔面前，将她用力一推按在冰凉的墙壁上，怒道：“南乔，就这样走了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一个机会都不给？太无情了吧！”

南乔冷冷道：“怎么？想跟我动粗？”

周然挫败地扭头，喘了口气，放开对她的钳制。他放软了声气，说：“南乔，这次是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但你既然这么在乎这件事，说明你还是很爱我的对不对？”

他抓起南乔的手按在她自己的心口上，柔声说：“不要骗自己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，难道分手了，你就真开心了？我向你保证，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，我们重新来过，好不好？”说着，他缓缓地低下头去，就要吻南乔。

南乔狠狠将他推开。

周然还要去拉她，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挡在了他和南乔之间。这男人穿着军用夹克，腰身劲长，五官俊朗，十分的英武帅气。

他向周然笑了笑，伸出手来：“这位是周少吧？常剑雄。奉首长的命令，要将南乔接回家。周少想必不会为难我。”

周然怔了一下，忽然自嘲地一笑：“你够狠啊，南乔，分手还带个保镖。”他瞟了眼常剑雄，男人看男人，也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张俊脸在路灯之下忽然阴狠了起来，冷笑道：“南乔，别说我，你也干净不到哪里去。”

南乔无心和周然争辩，却听见他冷生生说：“好，既然要分，那就分得彻底一点。”

周然说：“南乔，我要退股。”

南乔猛然转身，盯住了周然，那样的气势，像一只猫弓起了身子，参开了毛。

周然冷笑了下，说：“南乔，看看，我在你心里面的地位，还比不上你的那个破公司。”

南乔说：“有些事不能比。”

周然有些神经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行啊，30%的股份，全部折算成现金，三天之内给我。”

常剑雄脸色微变，看了看南乔。

他知道南乔有一家公司，名字叫即刻飞行。

南乔算得上是一个工科奇才，八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学业。她本有意留德继续发展，却在周然和父亲的极力劝导和命令之下，回到了国内。遵照父亲南宏宙的意思在研究所待了一个来月之后，她脱离出来，创立了即刻飞行。

这也正是她和父亲南宏宙反目的原因。

她是带着嫁妆被南宏宙赶出家门的。

但她还是没有放弃即刻飞行，把嫁妆全部拿出来，投了进去。对于这样的行为周然还是很纵容。用他和朋友私底下的话说，就是自己的女朋友想玩，那就让她痛痛快快“玩一玩”，玩够了，自然就回来相夫教子了。所以他也挺够意思地投了三百万进去。

然而周然没想到的是，南乔对即刻飞行的态度，远远不只是“玩一玩”。

——她是在当作毕生的事业在做。

是事业。

很多人，尤其是女人，终其一生都触摸不到“事业”两个字的意义。

但南乔很确信，她就是要做这样一件事。

周然觉得这是“holysht”。

常剑雄却很清楚。十多年前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女孩心中的秘密。

常剑雄四周看了看，夏菁那个女孩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也难怪周然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地谈钱。

即刻飞行原本是做飞行控制系统，三年下来小有所成，已经能够自负盈亏。

但南乔的目标却不仅仅是做系统。她是想做飞行器，真正的无人飞行器。

听南乔的哥哥南思说，她几个月前刚把所有的资源从控制系统上撤回来，全部投入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整机研发。

千钧之重悬于一线的转型期，她拿得出那么多钱还给周然么？

南乔微垂着头，停顿了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，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周然此刻心情复杂，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还存着一线侥幸，想逼迫南乔回头，还是想落井下石，将这个女人最心爱的东西扼杀在手里。他掂着手中的公寓钥匙和订婚戒指，说：“……南乔，以我对你公司的估值，现在可是已经翻了两番。你要还我的钱，是一千二百万。”

南乔对这个数字似乎无动于衷，毫无迟疑地回答：“好。”

周然冷笑着说：“南乔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咱们是连结婚请帖都发出去

了，你悔婚，那就是大大折了你爸的面子。你爸那里，还有你哥你姐那里，你都别指望他们会支援你一分钱！”

南乔面无表情地看着雪空，说：“我做即刻飞行，本来就只是我南乔一个人的事情。”

“南乔！你怎么能这么狠！”周然终于失控地叫了出来，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哪个男人没玩过几个女人？还想找个纯情的男人，你做梦吧！”

他英俊的面孔狰狞起来：“南乔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？最讨厌你的目空一切的傲气！永远都是我在低头，我在妥协，我低声下气，把你当公主一样地供着。你别忘了，那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！就你这种性格，你以为会有男人真喜欢你？好歹是做了你这么久的男朋友，我好心奉劝你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，你还不就是为了救你大姐被生下来的？你在你们家，根本就是多余的人！”

他愤愤地说着，扭头离开，临走前还不忘狠狠补上最后一刀：

“南乔！你那破公司，就等死吧！”

天幕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天幕上五颜六色的光芒变幻不息，开始有教会团体组织人们一起发放苹果，咏唱圣歌。

南乔这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彻心彻骨的冷。常剑雄走过来，帮她把棉衣拢严实了，把扣子扣上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她木然地说。

明明背叛的人不是她，可原来她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恶，要承担这所有的恶语相向。

南乔回头看了一眼世贸天阶的天幕，上面已经开始滚动着放出各种甜蜜动人的示爱短信。

“爱你一生一世。宁。”

“你永远都是我最笨的小笨蛋。”

“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致我最爱的橙子。”

所有的爱都会许下一个时限，可是没有什么能够永远。

南乔拿出老式的诺基亚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只有周然一个名字孤零零地躺在那里。她仔细回忆了一下自相识以来的七年，发现两人间值得纪念的事情确实乏善可陈。

她放开手，手机便从下水地砖的栅格里掉了下去。

自平安夜分手之后，南乔就没有再回过周然的公寓。好友欧阳绮笑话她才是“断舍离”的最高境界，随身的东西加起来一个行李箱都装不满。别说什么奢侈品包包了，连套高档点的化妆品都没有，真是丁点都不便宜新进去

的小人。南乔却不知道她已经丢失了她最为珍重的一些东西在那里，再也拿不回来。

南乔没什么交心朋友，欧阳绮算是唯一的一个。两人都是南方H省人，后来南乔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来了北方，然后出国念书。欧阳绮则是大学考上了北京的T大生物系。硕士毕业之后，在朝阳区开了个宠物医院。

这天傍晚南乔去了欧阳绮的宠物医院，欧阳绮刚做完一台手术，正在洗手换衣服。南乔看见两个型男一前一后地抱着狗出来，都戴着墨镜，后面年轻点的男人帮前面那位把围巾围上，很快遮住了大半张脸。前面那个目不旁视直接出门，后面那个看见南乔，还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，露出一丝清澈温暖的笑意。

欧阳绮擦着手出来：“稀客。”她梳一头小脏辫儿，眉线平直锋利，是个颇见锐气的姑娘。

南乔仍然若有所思：“刚才那个人，感觉面熟。”

欧阳绮把下眼皮拉下来，向她做了个怪相：“南乔你已经病人膏肓。当红一线男星，新晋影帝卢洲，机场、购物中心、电影院、地铁、公交车站、报纸杂志、露天LED大屏，铺天盖地都是他。——我刚才说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南乔：“……”

南乔是真不记得了。

都说金鱼对看到的东西只有七秒钟的记忆。

南乔的大脑也似乎呈现这样一种奇异的构造——当她无法对一事物及其名字产生合理的联想的时候，她就无法记住这种事物的名字。

可悲的是她对人也同样的障碍。

像欧阳绮这种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人，名字自然是深深印在脑海里不会忘记，然而对于陌生人，记住名字简直会要她的命。所以她的文科成绩惨不忍睹，尤其是历史，她委实记不住那么多复杂的人名、地名，以及历史事件。

对于身边的同学，有绰号的她或许能记住，没有绰号的，她就只能记住一个影像，再见时勉强能认出来。她朋友很少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如此，她给太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冷漠、无动于衷、拒人于千里之外、难以交流。

周然追求她的时候，送了她一个手机，桌面显示着他的照片和大大的名字。只是那个手机，已经被她丢掉了，后来也没有再买。

欧阳绮给她倒了杯水：“来，喝口水，压压惊。”

南乔：“……”